



蘇聯英雄 尼古拉·諾蘇里亞

尼·沙列也夫著

時代出版社

蘇聯英雄尼古拉·諾蘇里亞

蘇聯 尼·沙列也夫著

李 容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Николай Салеев

ГЕРО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ИКОЛАЙ НОСУЛЯ

Воениздат
Москва —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在衛國戰爭中建立許多功勳，最優英勇犧牲的蘇聯英雄尼古拉·諾蘇里亞的短短一生事蹟。在諾蘇里亞的一生故事中，我們又看到了一個英雄成長的道路。這本傳記告訴讀者，英雄產生在普通人民之中，英雄與常人沒有什麼不同，關鍵只在他肯為人民為祖國服務，肯努力，肯思考，肯去建立功勳而已。書中用簡單的事實，淺近明白的道理，特別說明了部隊工作中軍事學習的重要性。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印刷廠印裝

1955年8月北京初版 1965年8月第1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26/32 字數：39千字
1—11,000冊 定價(6)0.18元

目 次

一	十三個·····	2
二	高度的信任·····	14
三	征途·····	31
四	他的名字叫英雄! ·····	41
五	萬世流芳·····	52

一 十三個

—

聯隊採取守勢，已經好幾天了。習慣於進攻的士兵們感到真待不住了。他們苦苦地想投入戰鬥，並且對軍官們發出的許多問話也都使軍官們膩煩了。實在說，軍官們自己在這條小河的河岸上的戰壕裏儘待着也感覺到枯燥乏味，何況這條小河又有那麼一個不討人喜歡的名稱——格尼露沙河^①。

這些日子來，前綫老是那麼不尋常的寂靜，人人都很明白，這是暴風雨的前兆。在某地的指揮部裏正準備着新攻勢，這一點在這兒前沿陣地上從各方面都可以感覺到。新的武器跟人員陸續到來。我們的偵察機日夜在陣地上空飛巡。每天傍晚，一組組的徒步偵察員離開陣地進入夜霧裏去。他們早上回來，白天是愁悶憤慨地走來走去；因為這些偵察員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捉到「舌頭」^②了。然而「舌頭」是迫切需要的。偵察員們收集來的、有關敵情的豐富材料，需要證實一下。可是怎麼也弄不到一個活的德國人。

戰士們儘取笑這些偵察員，因此他們就更生氣了。

「你們就是會耍嘴！你們要知道法西斯匪徒變得相當狡猾了，」年青的偵察員葉菲姆·柯欽替自己辯護着。人家因為他的性格爽朗而機敏，給他取了個綽號叫瓦霞·焦爾金^③。[你剛偷偷地

① 格尼露沙意為爛木頭。——譯註

② 意為可以從之打聽到敵情的俘虜。

③ 蘇聯詩人特伐爾陀夫斯基的名作，敘事詩「瓦霞·焦爾金」中的主人公。

——譯註

爬到他跟前，他就逃之夭夭了。開槍打吧，你們自己也知道，是不行的，那是會引起騷動的。昨天晚上我已經捉到了一個，可是勁使得太大了，那個法西斯匪徒嗚呼了……]

士兵們笑了，可是偵察員却悶悶不樂。據說，將軍本人也不滿意他們的工作。對他需要鄭重，不可玩忽。整個聯隊都知道將軍的勇敢精神與英勇行爲，可是他的嚴厲也是每個士兵都知道的。在偵察員們短短的幾小時休息中，他們不止一次地要夢見將軍的威嚴的形象，像聯隊裏所有的人慣常看見的那樣：騎着一匹黑馬，毛皮帽直推在後腦勺上，留着布瓊尼式的黑鬍子；他發問道：「『舌頭』究竟在哪兒？」

可是有一天清早，部隊的指揮部接到了電話，說裘辛上尉那一連捉到了不止一個，而是一下子捉到了十三個「舌頭」。值日員接到了這個通知後還不相信，他責罵電話員太疏忽大意，並且決定自己打電話給裘辛。裘辛簡直生氣了。

「你這是怎麼了，老兄，不相信我的雄鷹們有本事做這樣的事嗎？」連長對電話聽筒這樣嚷着。「你就照這樣記下來，轉呈給首長好了：十二個兵士，外帶一個下士……」

「鬼知道這是怎麼搞的！」值日員大罵一聲。「相信呢，還是不相信呢？不過，這也許是真的。裘辛是一個機智英勇的指揮官……」

半個鐘頭之後這些「客人」到了部隊的指揮部。兩個雄赳赳的自動槍手讓俘虜坐在指揮部附近的小樹林裏，用盡方法給他們解釋，他們要想逃走是萬不可能的，他們已落在妥實的手裏了。就在這時候葉菲姆·柯欽走到押送兵跟前。在他的短鼻子長着雀斑的臉上隱約地現出嫉妒的神情。他跟押送兵問好，請他們抽烟，接着裝出漠不關心的樣子問道：

「伙伴們，你們是在哪兒捉到他們的？還是他們自己投降

的？」

「你張開口袋等着吧，他們會來向你投降的！」年長的那個押送兵挖苦他說。

「你別生氣，」柯欽和解地說。「我自己也是個偵察員。爲了這些該死的『舌頭』，我們肚子貼着地爬了兩個星期，可是不走運，總也沒有捉到。」

「所以，親愛的朋友，幹這件事得要點本領才行。」押送兵已很和氣地回答了。「不管你是個偵察員或是幹什麼的，只要是在戰爭中，那就不能盼望有寶貝從天上掉下來。這是我，斯杰潘·利亞波沙普卡告訴你的話，我當你的爸爸都够資格，所以你該聽着，還得牢牢的記在心上。」

說到這兒，利亞波沙普卡尊嚴地摸了摸他那被烟燻透的金黃色的鬍子，藍眼睛裏閃爍着仁慈的笑意。他抽着烟斗，用袒護的口氣繼續說：

「小兄弟，什麼事都得動腦筋。那末才會有成就。在我們連裏有一個英勇的中士。他還是個很年青的戰士，可是很聰明。他姓諾蘇里亞，名字叫尼古拉。我跟他同鄉，都是頓巴斯人。就說這十三個吧，」這個兵士指指那些俘虜，「就是他牽來的。你還說你是個偵察員吶！」

「什麼，這是他獨個兒幹的嗎？」

「倒不是獨個兒，是跟同志們一起幹的。可是他却是個主角。你聽聽這是怎麼回事。」

這個兵士在一個小樹墩上盡量舒服地坐下來，一邊嘬着烟斗，一邊把英勇中士的事蹟講給他的新相識聽。

……裘辛上尉那連在幾個林木繁茂的高地上防守陣地。格尼露沙小河就在懸崖下面流過。要是爬到長在小丘上的樹上，就能觀察對岸老遠的地方。班長諾蘇里亞中士對敵人做仔細的觀

察。這位中士有一對銳利的眼睛，什麼都看得見。這樣，有一天，他在樹頂上坐在他的「巢」裏，發現了六個德國人秘密地在樹林中向一個小湖邊行進。那時正是炎熱的時候。德國兵在湖裏洗衣服，洗澡。第二天，這個場面又重演了一次，但是洗澡的人更多了。第三天在同一個時辰他們又出現了。前綫的平靜使敵軍趨於疏忽大意。可是蘇聯戰士却是不疏忽的。

諾蘇里亞中士觀察敵軍的行動已好幾天了。在他的腦子裏產生了一個有意思的計策，他把這計策告訴了連長。

第二天連長跟中士臥在戰壕裏。裘辛注意地諦聽着諾蘇里亞的講述。憑中士怎樣毅然決然地論證他的計劃的現實性，憑他的眼睛怎樣燃燒，連長就知道：這個人是可以信賴的。上尉聽中士說完，就對他指出：

「這是個冒險的辦法，中士。您能不能完成您這個計劃呢？」

「上尉同志，我已經一切都酌量過了，我相信能成功的。」

「嗯，好吧，」連長說。「有信心就有成功的希望。我把您的計劃報告給指揮部。」

裘辛沒延擱就騎上馬，往營長那兒去了。他很喜歡中士的計劃，因此他急於要把這個計劃告訴營長，而且要堅持它的實現。沒等裘辛走進土窖，營長就喊道：

「你來得真湊巧，我剛要派人去找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剛從部隊指揮部回來。在那兒我跟聯隊偵察主任談了話。我們又要獵取「舌頭」了。」

「我也正是爲了這件事來的，」裘辛笑着說，接着就把中士的建議講給營長聽。營長注意地聽他說完，贊同了這個建議，跟裘辛道別時，他說：

「這是個極妙的主意。我認爲上級一定會支持我們的。」

一個鐘頭之後營長打電話給裘辛，用高興的口吻通知他說：

[一切都好極了，上級答應竭力支持我們。現在有一位同志要到你那兒去，爲的是確定詳細辦法。]

傍晚，日落以前，中士跟四個戰士一起，又一次地仔細視察了地形。諾蘇里亞挑選了幾位可靠的同志。他們是經過鍛鍊的兵士。他們曾不止一次地跟敵人作過激烈的搏鬥，曾經在敵後活動過。現在他們泰然地、認真地準備着作這個危險的行動，這本是很習慣的事情。連長走來了。五個人都急忙站起來。在薄暮中，裘辛覺得他們的體態如勇士的一般，於是，在他的晒黑了的、長滿了短短的紅鬍子的臉上露出了笑容：「這樣的人決不會丟人的，」連長想，「他們那麼隨隨便便地談着這件危險的行動，就好像是在談論晚會似的」。於是，他對這幾個士兵說：

[你們要多加小心，動作要慎重。我們會支援你們的。信號記住了嗎？]

[是。記住了。]

西方，晚霞燃燒起來了。夕陽的餘輝把樹頂渲染成了金色。

[風向是有利於我們的，]裘辛面衝着清新的氣流說。[你們帶了幾個烟幕彈？]

[每人一個，]諾蘇里亞代替全體回答。

後來裘辛沉思了約莫一分鐘光景，接着，他轉向諾蘇里亞說：

[中士，你的衝鋒槍好使不？]

沒等他回答又接着說：

[我知道，好使。可是您還是拿我的去比較好。您不會後悔的，我的槍像鐘錶裏面的機器一樣準……]

[謝謝，上尉同志……]

這一幕小小的場面使中士和他的戰友們直激動到心坎深處。連長激動的程度也不比較差。天色全黑的時候，五條黑影在戰壕的胸牆上一現就消失在夜霧裏了。

一切都是事先研究好，事先周到地考慮好的。高地的前面就是一片泥濘的沼地，這一點減輕了這件任務的困難。德軍深信俄國人不會在這塊沼地上出現的，所以在那兒連崗哨也不設。可是這些勇士們都意識到指派給他們的戰鬥任務的一切困難。沒等他們下到沼地，幾顆照明彈就亮起來了。四周變得像白天那麼亮，有幾秒鐘工夫偵察員們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泥濘裏。他們剛一動，一排機關槍子彈就在頭上飛嘯而過，曳光彈的五彩光帶劃破了天空。接着又是照明彈，再接着又是一排排的值勤機關槍子彈對着沼地射來。偵察員們一整夜才爬了相當小的一段沼地。他們好幾次彼此互相從泥濘裏拖出來。偵察員們依了諾蘇里亞的勸告攜帶的幾根杆子正好用上了。一有人陷在泥坑裏，就把杆子扔在脚下，然後踩着它掙扎着爬到面前的小丘上。

直到天快亮時勇士們才潛行到樹林。諾蘇里亞迅速地環視了一下，給每一個偵察員挑選了有利的位置，再一次明確了任務。朝霞在東面發紅了。天很快就大亮了。四周籠罩着的不像是前綫的寂靜，只有隱約可聞的聲音傳到偵察員耳中。一個樹枝沙沙地響了一下。雀鳥完全像春天那樣啾啾地叫起來。從德軍陣地上傳來了口琴的聲音：不知哪一個德國兵在吹奏一段悅耳的曲子。

早晨已到絕好的時刻。溫暖的陽光烘烤着土地，清晨潔淨的空氣使人神清氣爽，然而偵察員一點也沒注意到這些。他們部署在小湖四周，偽裝好了，在等待[客人]的到來。諾蘇里亞眼睛沒離開過望遠鏡，老是朝德軍陣地那面細瞧着；有一個思想使他很不安：[要是他們突然不來了呢？]

全連的目光都牢牢盯在小樹林上：大家都準備好了，以便隨時支援同志們。可是有幾個懷疑主義者却認為這幾個勇士已經犧牲了。

突然灌木叢顫動起來，諾蘇里亞用肉眼看到了法西斯匪徒。

德國兵準時地，好像按照作業時刻表那樣，在預定的時刻魚貫地向小湖走來。這次他們人數比往日更多。那個下士，一個體格雄健的小伙子，快活地對兵士們講述着什麼，兵士們哈哈大笑。接着他們就走到湖邊，脫下軍裝，跳到水裏去了。洗了一會澡，接着就洗濯衣服，這是他們沒有幹慣的活。諾蘇里亞的同志們都很焦急。他們認為不能遲緩了，可是仍耐心地等着信號。尼古拉看了看錶，發出了約好的信號。戰士們逼近了湖邊，並依照中士的口令，從四面同時開火；就在那時候，像回聲一樣，聽到了一排排的迫擊砲和機槍的射擊聲。這是連隊開始用各種武器打擊敵人的前沿陣地，吸引住德軍的注意。事情發生得那麼突然，弄得那些洗澡的人一個個不知所措：他們無處可逃，武器放在岸上。

[舉起手來！]諾蘇里亞喊道。

德國兵回醒過來，他們本想跑到岸上，去拿武器，可是事實却不像他們所希望的：偵察員們準確的一排排的子彈使法西斯匪徒清醒了。他們開始舉起手來了……

押送兵沉默了一會兒，微笑了一下，繼續說：

[偵察員就把他們，這些寶貝從水裏轟了出來。可是既不能帶着一絲不掛的人走，又不能浪費時間。諾蘇里亞就叫他們全排好，把褲子及上衣給他們攔在每個人手裏，接着大喊一聲：『趕快！』這些洗澡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口令。他們穿上了衣服就開步走了。接着又發生了不順利的事。要知道他們並不是一個兩個，而是整整十三個。在樹林裏走的時候，那倒沒有什麼，可是在沼地上，就困難得多了，那塊地方幾乎完全是開闊的。這時候烟幕彈就用上了。烟幕彈一燃着（風是向我方吹的），整個沼地立即被烟霧遮蓋。這却又添了一件糟糕的事。德軍當然明白，俄國人在這個烟霧裏總要幹一些什麼的，於是他們就開始用機槍掃射沼地，火力是那麼強，他們好幾次不得不躺在泥裏。在沼地上往德軍那

面爬時本來就很困難，可是押送俘虜 往回走，那就更加 艱險。他們走了一大半路程的時候，德軍開始用迫擊砲轟擊沼地了。這樣他們不得不再躺下來。一個我們的兵士跟兩個德軍俘虜受了傷。德軍火力越來越強，躺着也不保險了……「在這裏不但自己會犧牲，而且俘獲物也可能失掉，」中士這麼想着就命令說：「前進，跑步，快，快！」他們就是這樣一下子越過了危險 地帶。那兒已經是我們的戰壕了。」

「我們的中士，就是這樣英勇 的小 伙子！」押送兵在 結尾時說。

柯欽聽完了這個故事之後，誠心地羨慕這位中士。

「老爹，你講的，」柯欽說，「簡直好像你也親自去捉 這些『漁夫』來。」

兵士吸了口烟，抱歉地微笑着說：

「這就不能再瞞你了。我跟諾蘇里亞一起去的……」

* * *

人們常說，好名聲能傳千里。關於諾蘇里亞中士的好名聲也傳播開了。各分隊裏都說他是 個勇士。兵士 們是不輕易讚揚人的。他們不會胡亂誇獎人。如果說有人能在戰爭中以勇敢精神使兵士們驚奇，那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在馬上就 要進攻的時候，將軍到 部隊裏來了。他請 這位勇敢的中士來見他。當人們將這事告訴尼古拉的時候，他不相信他們，老實說，還有點提心吊胆呢。師長找他有什麼事呢？可是中士的擔心是毫無理由的。頭髮灰白的將軍，一個久經戰鬥的軍人，親切地接待了尼古拉，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像父親那樣說：

「好小伙子，孩子，你的仗打得 很好，——謝謝你！我 授與你『勇敢』勳章。」

「爲蘇維埃聯盟服務！」諾蘇里亞一個字一 個字清 清楚楚地

說，他的大藍眼睛變得濕潤了。尼古拉忍住了心中的激動，問道：

[將軍同志，許我走嗎？]

[走吧，走吧，勇士！]

接着，好像是自言自語似的，他目送着退去的中士，繼續說道：

[他們連這樣的人民都想來征服。不會成功的，法西斯匪徒先生們！]

過了幾天，蘇聯戰士們渴望已久的攻勢開始了。

二

我們的軍隊已逼近波蘭國境。諾蘇里亞服務的那個部隊會不止一次地衝擊敵人陣地，而無愧地受到斯大林同志的嘉獎。尼古拉永遠處在衝鋒者的最前列。同志們看見，他是那麼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戰鬥，懷着那麼深的仇恨消滅法西斯匪徒。在必須派人去進行重要戰鬥或是偵察工作的場合，連長總要挑選最勇敢的人。尼古拉幾乎回回都能夠加入這一組。有許多兵士去見上尉，請求派他們也去執行這種任務。[你們都是我的雄鷹，]在這種場合裘辛上尉充滿熱愛地對兵士們說。[我不能把你們全派去呀！]

經過一場激戰，開始了一陣相對的寂靜。該連在一個小地方的西邊設防。雖然法西斯匪徒仍有時用坦克砲向我們的前沿陣地轟擊，可是我們的兵士呆在掩蔽所中完全不去理會這種胡亂的射擊。諾蘇里亞那一班人佔據着一個小工廠的廠房。尼古拉在巡視這個臨時住所時突然在牆上看見一條顯然是用釘子刻劃出來的題詞：[俄羅斯人曾在此吃苦受難。殺盡法西斯匪徒！]他高聲地唸出這兩句話，爲了使兵士們能聽到它，接着他沉思地說：

[是的，到處都等着我們呢，同志們，必須快點趕去！]

響起了一陣一連串的爆炸聲。砲彈落在小工廠的四周。甚至有一顆落在廠房的屋頂上，灰泥撒落下來，滿屋塵土飛揚。等到塵土落淨的時候，尼古拉看見本連的共青團小組長巴夫連柯在他旁邊，這個高個子削瘦的中士兩眼因缺覺而發紅，腋下夾着一捲新到的報紙。他們倆向來是互相尊重的，況且兩人又是同鄉：都是頓巴斯人。這回這對朋友就邊抽煙邊談起來。先是談的這場剛打完的戰鬥，哪些人由於出色的行動應該受到表揚，後來巴夫連柯說：

「你聽我說，柯立亞，你爲什麼直到如今還不加入共青團呢？」

「原因實在有好些，」尼古拉深思地回答。

尼古拉還在學校時，就夢想着要入團。可是不能預料的情況却每每妨礙了他的宿願的實現。現在，當着同志們的面，尼古拉不願意告訴團組長說，他早在一九四一年春天就遞了申請書。他唸書的那所學校的共青團會議沒來得及審查它：因為戰爭開始了，接着就被佔領了。等法西斯匪徒被趕出去之後，尼古拉就加入了後備團，他立意要在那兒實現他的朝夕思慕的願望。他的證件已都填寫好了，却需要立即開往前綫。就是在前綫，要加入列寧共青團隊伍的念頭，也沒有離開過尼古拉。可是現在他却想慢一點。在這裏，這個年青人開始對自己要求得更嚴格了，他認爲，在戰爭中他還沒做到他所應該做到的一切。於是對團小組長說：

「以後我再來看你，咱們倆把這一切全都好好談一談。」

當尼古拉需要和人談談心的時候，他就利用閒暇時間去找他的同伴，西伯利亞人柯瓦金。遲慢的、寬肩的、嘴裏經常銜着一支自製煙捲的柯瓦金雖然不大開口，可是單是他那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安然自如、充滿信心的外貌，就會使人信任。這一次，朋友倆是在廚房旁邊見面的。尼古拉先是關心地问同志好不好，有沒

有收到信，然後才信任地告訴他說：

「瓦西亞，我正在考慮加入共青團呢。」

「好啊，這是好事啊。」

「我自己也知道是好事。可是，瓦西亞你明白，我還不滿意自己呢。在戰爭中，我們當然還是小工。這是不錯的。可是要知道，小工也不是沒有作用的。在我們頓巴斯也有這樣的事：一個當普通的礦工的人，平日無聲無臭地、默默地幹活，誰也沒注意到他。突然那個靜悄悄的人一下子幹了十個定額，挖了像山那末一大堆煤，於是整個頓巴斯區的人都談論他了。我也想做到這樣，讓人家看見了會說：『這個小伙子到戰場上來不是來浪費時間的，幹的倒是計件工作。』你認為怎樣？」

「怎麼還會有別的想法呢，柯立亞？現在全體人民也只在想怎麼樣才可以快點把那些萬惡的法西斯匪徒消滅乾淨。」

由於柯瓦金跟他想法一樣，尼古拉就感到輕鬆多了。跟他一起擔負着軍人生活全部重荷的朋友們也都有那樣一個目標——從佔領者手裏把祖國的土地解放出來，這使他很高興。

就在朋友倆回分隊的時刻，開始了空襲警報：法西斯匪徒的驅逐機在這塊小地方上空作着超低空飛行，用機槍掃射。兵士們全隱藏起來，當危險過去之後，尼古拉突然看見，坐在公路旁的戰士羣中，有一個魁梧的兵士站起來，迎着他們跑來。他邊跑邊大聲叫着：

「柯立亞，好朋友，你好！」

諾蘇里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老同學尼古拉·尼基特欽柯，他們倆曾經同坐一張書桌，一起同讀極有趣味的書本，同在村裏的一個足球隊踢球。在前緩的路途上，什麼樣的巧遇都有！朋友倆因高興而互相熱烈地親吻。接着，像這樣場合下一定要有的那樣，他們開始互相詢問對方的工作

情況，親友們的情況，關於家裏的消息。

[尼古拉，說吧，生活得怎樣？]尼基特·欽柯也不知是問第幾次了。於是諾蘇里亞微笑着，回答朋友說：

[我正在趕往柏林去呢！瞧，多偉大的攻勢！莫斯科天天對他的戰士致敬。]

[不錯，]尼基特·欽柯附和說。[現在大家都很多事，大家都是一條道，——只是前進，向柏林前進！]

二 高度的信任

—

共青團會議是在連長的掩避所裏舉行的。前面砲聲轟轟地響着。我們飛機大隊不斷地朝西飛去。戰爭一個鐘頭比一個鐘頭熾烈。

[明天我們也要開拔了，]連的黨組長、一位上了歲數的、人人尊重的兵士阿加普夫對到會的人們說。他撫順他的蓬鬆的、兩頭尖尖的、雄赳赳地朝上翹着的鬍子。臉上流露出溫暖的笑意，一雙小小的蒙古型眼睛裏閃耀着充滿熱情的金花。大家立刻都安靜下來，準備聽他發言。

[真是個令人驚異的人，]裘辛看着黨組長這樣想。[他有一種吸引力，使人這樣傾心於他]。連長立刻想起五天前發生的一件事。部隊撤下來休息，裘辛那一連，經過令人疲乏的行軍，直到晚間才勉強走到一個打得七零八落的小村莊。任何一個參加過戰鬥的人都知道，長時期留駐在前綫之後回到後方時，他的第一個願望便是休息，睡一個大覺。可是，連長在小村裏走過時，看見一所小屋裏還有亮光。[這是誰，深更半夜還在熬夜呢？這是誰睡不着呢？]他這麼想，接着就走進小屋。屋子裏擠滿了人。裘辛站在門口，昏暗中大家看不出是他，還有一個兵士對他噓道：

[輕點聲！]

桌上閃爍着煤油燈，阿加普夫被兵士圍繞着，坐在燈旁邊。他的粗糙的、飽經風霜的臉像一尊雕像。他低聲地說着，在最緊張的地方停下來，這使聽衆們更加感到興趣。